

恨賦

(2009)

僕本恨人，心驚不已……

遷客海上，流戍隴陰。

悲風汨起，血下霑衿。——江淹《恨賦》

僕本壯夫，慷慨不歇……

從軍永訣，去國長違。

天涯遷客，海外思歸。——李白《擬恨賦》

他父親因爲一場大雨，
逼緊把院子裡曬著的穀
一口氣搬到屋子裡，
吐了幾天血就死了。

那時他還沒有出生。

現在

他要賣了祖上的田地，
背離南方邊陲的故鄉，
去遙遠的上海，
追求一個夢想。

母親不讓他走。

唉！咱們寡婦孤兒——
你走了我靠誰呢？

他還是走了，記著毛澤東的詩：

男兒立志出鄉關，
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豈須桑梓地，
人生何處不青山。

在上海進中學，
捲入五四運動，
在街頭發傳單。
母親來電說病重，
要他馬上回來。

到家時母親好好的。
他很生氣。
對著淚流滿面的母親說，
我決定參加北伐，
從此不回來了！

爲了接近北伐的基地
黃埔軍官學校，
他去東莞教中學，
加入了國民黨，（也許是共產黨，
反正兩黨是合作的。）
加入政治討論小組。
領頭人是鄧穎超。

他是新青年，
要造反，
要改造，
寫新詩，
談革命，
談戀愛。

愛情三部曲。

筆鋒常帶感情。

愛人送給他一首詩：

願君重浪漫，
崇拜英拜崙。

他給學生排練

郭沫若的《唐棣之花》。

故事大蓋是：

聶政去刺韓相之前，
和大姐一塊
到母親墓前告別。

他寫音樂，拉小提琴，

讓愛人在風琴上伴奏：

別母已三年，
母去永不歸。
阿儂姐與弟，
願隨阿母來。

是不是想著在鄉下的母親呢？

還有，帶他長大的堂姐！

最後，他讓大姐唱：
去吧，去吧，二弟阿！
我願你鮮紅的血液
變化成滿地的鮮花，
開遍了中華！
二弟阿，去吧！

他到鄉下去，組織群眾。
有意志，說了話算數。
一個農民說：
你們都說現在沒有皇帝。
他不就是皇帝嗎？

北伐開始了！
蔣介石打下了上海，
國共馬上分裂。
清黨於是開始。

他在海陸豐
發起了第一個
失敗的農民起義。
他名字在清黨名單上。

他逃。
拋下新婚的愛人，
拋下八個月的兒子，
逃到菲律賓，改了名字。
他的每一本書都有殘頁，
在剪刀留下的空缺旁
填上新的名字。

在南島的一個山上
遙望著中國海，
他寫下感懷：
 秀的山峰，
 麗的流水，
 徒增著漢族
 神器淪汰的悲哀。

在馬尼拉，他辦小學。
抗戰剛開始，
愛人也過來了。
他們繼續排練歌劇，
新的抗日歌劇。

但是，
在太平洋上，
日本軍隊來了。
佔了馬尼拉，
先把中國僑領
集合起來槍斃。

逃鬼子，逃命！
離開家人
躲到熱帶的荒林。
幾個以前的學生
陪了他走。

晚上在漏雨的茅篷裡，
聽到蛤蚧在叫，
使他想起家鄉。

咱們家鄉也有蛤蚧。
它們躲在竹幹的裂縫裡，
等到天明，我們去找。
找到了，用繩子把裂縫拴緊，

把這段竹幹鋸下來，
蛤蚧就在裡面，
在天然的籠子裡。

蛤蚧可以做藥，
治什麼都靈。
先要清理一下，
在太陽下晒乾，
然後在白酒裡泡。

聽土人說：

鬼子來了！

學生都散掉。

倉惶之際，拿起一把斧頭就跑。

跑到山腳，路沒有了。

舉起斧頭自劈前額，

在石壁上用大字寫下血書：

中國萬歲！

然後昏倒。

被土人救醒時，假發狂言。
于是，如他預料，
被送到瘋人院裡。

你看，
水泥地上的裂紋，
描劃出來的
都是瘋人的臉。
你看見嗎？
你看出來嗎？

唉！也只好在這裡
躲過這場災難。

這一切
在很久以前
就成爲歷史。

奔流的歲月在老病中
頓挫了孤憤的鋒芒。

滄海桑田在化石層上
沖積出不認識的世界。

只有
洗不去的烙印
留下他
最後的遺憾，
最後的悲哀：

你看我
渾身刀子，
沒有一把快的。

我的名字，
是寫在水上的。